

## 流人血的城

流你們血，害你們命的，無論是獸，是人，我必討他的罪，就是向各人的弟兄，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必為人所流；因為神造人，是照着自己的形像造的。(創九:5,6)

主耶穌從不避讓與反對者爭辯，最著名的個例，可能是納稅銀錢——“該撒的物，當歸給該撒；上帝的物，當歸給上帝”。以後，有很多人引述，其中包括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(Martin Luther)，衍為“兩個國籍”論著。

該撒的“像和號”，代表羅馬統治者的權威。古時鑄幣並沒有3-D科技，本來就不是高度形似；而在人間輾轉流傳日久，其像漫漶不可辨認，但其權威依然不消滅。到今天，各領袖的像，也都普遍尊重，至少在位時如此。

說對人有神的“形像”，神是靈，既沒有體，自然就無形無像。何況人犯罪墮落敗壞，更無法像神。不必等現代人喊“人權”口號，神就給人“尊嚴”——“流人血的，他的血必為人所流！”

罪惡的人性，慣於反對神。世人常罔顧神的律，走該隱的道路，殺害同類的人；以殺人顯示其權威。

中國儒家孟子，講的是王道，仁政；其目的是“大同”。簡單說來是如此——

一之。誰能一之？是說怎能達到統一？孟子的原則，必須不使用暴力，以求“清一色”；因那不是“王道”，是“霸道”，或稱流氓觀念。相反的道路——“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”

與之。誰能與之？是說同志在哪裏？仁者不恨人，不殺人，人民就像禾苗盼甘霖那樣，就怕你遲來或不來；你為人人，人人跟從。

禦之。誰能禦之？是說有人抗拒咋辦？那豈不是就得動用暴力了？“仁者無敵”！（孟子“梁惠王”上）

“仁”是二人，把人當人，不作獨裁者，不只你一人說了算；你容我活，我容你活，大家和平共存。

人民的聲音：“容我說話。我們可以活的更好。”

“獨夫”的聲音：“我說了算！”

“獨夫”是天底下唯我獨尊！沒有好與不好，那怎麼能成！不容別人活，哪能有同志！你不容我活，我也不容你活，偕同歸於盡算了一——“時日曷喪，我與汝以偕亡！”

好流人血的，沒有好結果。

古代的亞述國，其首都是尼尼微，邪惡殘暴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先知如此說—

禍哉！這流人血的城，  
充滿詭詐和強暴，  
搶奪的事總不止息...  
在那裏，火必燒滅你，  
刀必殺戮你，吞滅你... (鴻三:1, 15)

人類歷史的流，混合着血在流動，用詭詐巧取，用強暴豪奪；從該隱開始，一直未曾停止過。  
其人民貪婪，殘害別人，為自己積聚，“自古以來，如同聚水的池子。”(鴻二:8)人“欲”，真像是填不滿無底的谷，一直從深處喊叫欠缺。

詩人拜倫(George Gordon Byron, 1788-1824)的“西拿基立的毀滅”(The Destruction of Sennacherib)根據以賽亞書第三十七章，敘述驕狂的亞述王侵入猶大，遭遇毀滅，鎩羽含羞返國。不久，身亡。

亞述人下來如同狼入羊圈，  
他的軍隊穿戴着金紫閃現；  
槍矛的光耀像星在海面上，  
加利利夜海翻騰藍色波浪...

亞述的寡婦舉起哀聲遍地，  
巴力廟裏的偶像也都破碎；  
外邦的軍隊不是刀劍擊潰，  
神只一觀看就如冰融雪頹。

十九世紀，考古學家，在底格里斯河畔，發掘出尼尼微古城。據說，尼尼微城有五道水閘，敵人將河床改變，水流湧入，以致“河閘開放，宮殿沖沒。”(鴻二:5)最後她的末日到了，城破國亡。時在主曆前612年。

詩人亞茨斯頓(Edwin Atherstone, 1788-1872)寫了“尼尼微的敗落”(The Fall of Nineveh, 1828)的萬行長詩，憑吊古城的沒落。有句說：

哪裏，如此晚近，  
宮殿，樓閣，廟宇，城堞，  
磐石般的堅壁，似是將永遠巍立；  
現在，散落在煙熏的廢墟灰燼裏，  
如此沉埋，在無盡的長夜，那榮華的

尼尼微！

布萊克(William Blake, 1757-1827)的“美利堅：預言”(America: A Prophecy, 1791-93)，在結尾說“五道門”，被“天上的烈火銷化，或是從這裏得到靈感。

雖然該說到詩人的信仰，跟“正統”有距離；但任何國家，假藉“莫須有”的理由，肆行侵略，流人的血，動輒屠殺萬千。如果說，D.C.是今代尼尼微，似乎是恰如其分；就如無端侵略伊拉克，就足抵得亞述所有惡行有餘；加是陰謀顛覆，僱傭殺害，製造販賣武器，間接為患於人類，禍延多代，不見底止。要儆惕神公義的審判——

“流人血的城，充滿詭詐和強暴”！不論古今，都該思省悔改。神是輕慢不得的，莫等毀滅臨到，悔不能改！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